

# 說郛卷第六十五

羯鼓錄 一卷全

唐南 卓潯州刺史

羯鼓出外夷樂以非中國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云龜茲

部高昌部疎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

而小管羅鼓即撿鼓也雞婁鼓之上鑿如漆桶山桑木爲之下桶有小牙床承之擊用

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陣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

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櫨木狗骨花楸等木須

至乾緊無溼氣而復柔膩乾則發越響亮膩取戰裏健舉棊用鋼

鐵鐵當精鍊棊當至勻若不剛卽應候高下搗振不停不勻卽鼓

面緩急若琴徽之尅病矣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娑耀日

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徽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

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皆與胡

部隨意卽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于清濁  
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

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領袖不可無也

玉笛之說見天寶故事

嘗遇二月初詰

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靚而  
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

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

自製者也神思自

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

公可乎嬪御侍官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

起則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

一作

下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

汝南王璉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

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不捨常戴硃絹

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笄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

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墮落

本色所謂定頭項雖在不動搖

上大喜笑賜璉金

器一廚因誇曰真花奴

小字瓊

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

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

是相師

上之于觀常自稱此贊

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

包育之度

一作厚

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相固無猜也而又舉

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

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

大哥亦不用搗挹衆皆歡賀上性俊邁酷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

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

一作侍官

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

我解穢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綽既

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

綽又止之曲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卽走入上問何處去

來綽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

來怒時至必搥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東西過往綽拜謝訖內官有相偶語而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焉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鼓能料之耶今且爲我如何綽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豎金雞上大笑而止

宋開府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

樂部行云南山起處兩者即開府所爲

也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是曾山花萼撚小

碧上掌下須有朋

聖去

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

一作

第二鼓也

作三

且爨用石末花萼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

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

又開府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

能事也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卽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

則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音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喜甚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悞乖謬悉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參議商確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進奏二使奏樂工多言沈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有曠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迨于聲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兼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尤驚異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輩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可端由卽令按鞠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

龍宇卷之十五  
卒上益加知遇而賜章綬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見沈悉憚懼脅  
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曉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捲  
欲求通謁先啓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足尙耶士曰但啓之尙  
書當解矣及臯見捲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銅鈞之  
狀賓位唯唯或從非之臯曰諸公必未信命取食舂自選其極平  
者遂置二捲作舂心以油注之捲中滿面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際  
也臯又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  
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方深服賓府又潛問客直  
償幾何客曰不過三五百緡及臯遺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  
里夜聞羯鼓聲頗妙于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隘叩門請謁  
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一本作婆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

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儒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歿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尾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當用櫛柘急變解之工如所教果相協聲意皆盡工泣而謝之卽立言于寺卿奏爲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寺少卿宗正卿

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  
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衣  
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脊溝中養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  
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臨嘉陵江有山水景致其夜  
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燕話曰今  
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微質皆諸

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拍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一作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邪鴻漸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功未臻尤妙尙能及此况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寧有不感因言比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于山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羣羊亦止某復鼓羊亦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俯仰若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後乃不敢爲之

近士林中無習之者惟僕射韓卓雖善亦不甚露焉爲鄂州節度使時間于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遊白有家僕多用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數事二



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宜爲文記不可令湮沒也時過而未錄及陝府盧尙書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爲記卽粗爲編次尙未脫藁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足資儒者之博聞亦可助賓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庶幾流傳

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東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崔司空爲鎮司空遇合素厚留至旬朔輒獻之過蒙獎飾因曰宋沈卽某之中外親丈人知音之異事非止于此也常爲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亡者又乖律呂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

中職未有待漏院朝士多立城門街中或止近坊人家光宅寺也

聞塔上風鐸聲傾耳久之朝迴復止寺

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歷叩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叩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沈曰是耳必因祠祭攷本懸鐘而應也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鐘

耳請且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約其時彼叩樂懸此  
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路逢度支運乘駐馬俄  
頃忽草草揖客別隨乘至左藏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  
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鐘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  
亦識微在金奏者與列於鼓錄則浸差矣以大君子之傳又精義  
入神豈容忽而不載遂附之于末

羯鼓錄諸宮曲

太簇宮

色俱騰

乞婆婆

耀日光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犁羅

蘇莫賴耶

俱倫僕

阿箇盤陀

蘇合香

藏鈎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鷓嶺鹽

疏勒女

要殺鹽

通天樂

萬載樂

景雲

紫雲

承天雲

順天樂

太簇商

蘇羅

棨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雞

堂堂

君王盛神武赫赫

君之明

半柱梁

大鉢樂背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駿蹄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商樓送落月

掣霜風

九成樂

傾杯樂

百歲老壽

還成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厥慶賦

太平樂

大酺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婆羅門

崑加那

萬歲樂

秋風高

回婆樂

夜牛擊羌兵

香山

優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磧破虜迴

五更疇

黃鸞疇

大定樂

越殿 須婆 鉢羅背 大秋秋鹽

栗時 突厥盟 踏蹄長

太簇角

大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祇羅 大郎賴耶

卽渠沙 大達麼友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鷓鴣鳥歌 飛仙 涼下采桑

西河師子三臺舞 石州 破勃律 已上曲名 玄宗御製

徵羽調與胡部同不載

諸佛曲調

御製三元道曲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四天王 于門燒香寶頭伽 失婆羅辭見祚

半閣麼那 菩薩阿羅地舞曲 阿陀彌大師曲

草堂富羅二曲

食曲

雲居曲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量壽

眞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婆婆阿彌陀

多羅頭尼摩訶鉢

散花

大燃燈

悉駄低

大統

龜茲大武

觀世音

蔓度大利香積

僧箇支婆羅樹

佛帝利

居麼尼

眞陀利

大與

永寧賢者

恆河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伽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維利陀

聖主興

地婆拔羅伽

開顏錄 一卷

宋周 玘

試錄書會  
校書郎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射士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藥王乃笑而赦之矣

出韓子

劉道真自牽船嘲女子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  
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道真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姬青衣將

二子行道真嘲曰青羊將二羔姬應聲曰兩猪同一槽

出樂王記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于夫小則罵詈大則箠打常以長繩繫脚且  
喚便牽至夫密乞巫媪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踰  
牆避婦人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媪巫媪曰娘子積惡先人  
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大  
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妬媪乃令七日清齋舉家大小悉避于水  
中祭鬼師呪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聲問曰多日作羊不乃  
辛苦耶答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人愈哀自此不復妬矣

出姑記

晏嬰使楚楚王聞其智辨欲折之及相見王密使縛一囚于殿前  
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王曰有何罪對曰坐爲盜王乃

顧謂晏子曰齊人好爲盜乎晏子曰大王頗聞橘生江南踰江北爲枳水土異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在楚乃爲之將知土俗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慚莫有對者

出晏子春秋

鄭人有賣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坐其至市忘操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反市罷不得售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出韓子

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良爲漆耳顧恐陛下難爲窺屋乃幾諫也二世笑而止

出史記

善謹集 一卷

宋□□□□  
說天  
和子

三國時先主在蜀嚴酒禁凡有釀酒者皆殺一日顧雍侍先主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彼將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旨大笑乃緩酒禁

東晉時月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久之隱者

謝敷卒時人譏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

梁元帝一目眇爲湘東王時嘗登宮樓以望其侍臣曰今日所謂  
帝子降兮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予耶

晉庾純之父嘗爲主市賈充之先嘗爲駟儉充置酒而純未至充  
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忽後純曰會有少市井事未了是以後事  
晉劉伶好酒人或喻以釀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答曰君不見  
肉得酒而更久耶

元和中大官有婚于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償  
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答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卽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  
載佯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聾  
明慙而去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元宗賜賀知章鏡湖事因曰他日賜後湖足矣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謐大慚

觀時集二

世之所神者以其有靈可以禍福于人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精神所禱牲玉無恠祀亦至矣然神未曾福于人未嘗禍于人人未知之也何以言之夫世之興衰人之窮達皆有命也且漢景之間宋文之際有不得禱于神者歟而吳犯閩東虜寇江上仲尼之聖賈生之賢有不敬于神者歟而見逐于魯不容于漢故知神不能禍福于人也若能禍福于人王莽將僧而何不殺之董卓之亂而何不戮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欲生而何不死之柳下惠之屈而何不伸之董仲舒之出而何不止之以是言之神之于人也世之將興則福于人世之將亂則禍于人神之道與時升降焉

昔蔣子文敗苻堅是晉之未亡也及劉裕之取晉室豈無蔣子文乎是晉之亡也子文不能救則知人之憧憧然禱于神亡益也夫神聰明正直豈其饜耳而人不見其吐之謂之饜矣然則神之爲人所神非神自神也觀神

洛陽有捧游成丸鬻之者數舍然一舍之外冠接轡續或市之不得者予因請之曰爾有道乎曰吾不知他道爲丸則有道也曰其道何若曰游非常之游也蓋謂赤填爾剪臬以揉之交杵之舂之就器以圓之趨日以晞之若是故澤而潤固而堅發之則不邪中之則不遺或拒尋擊垣或片時濡流且不破不壞雖金石之質無以過也由是舍乎事之不給于售也於戲業丸之道而然豈爲道之道不然且丸者道之體也填者道之本也臬者道之志也杵者道之練也器者道之運也日者就有道而正之也有本有志有練有運正而體之夫何道之不成歟若發以人弓所中豈惟鶉鷓乎

必使四海無惡鳥萬國無鷙獸烝民絕搏螫之患也其所趨市者豈徒冠接纒續哉人咸知善丸不知善道咸知御丸不知御道孰能體道者幸觀乎丸觀道

言者何言乃心之吏也心不能言使吏道之也既吏于心則生于心矣心所安則言之心所苦則言之而目牽其好事勾于悅吏乃詭發得不賊于主而危其身耶既賊于主則吏非我德既危于身則吏非我吏曰牽于目勾于事非生之使然吏何爲哉曰非也汝不爲予襟而不宣緘而不揚耶若不然則謂何孰能致乎堯舜觀言

人有傳一玉器可容一爵光彩激射內外相映若夫雕琢精巧則殆非人工也其人重而愛之寶而惜之晝則止之座夕則憐之枕每子弟參侍必擇長厚者主之僮僕護衛必令恭謹者近之然所主之子弟望之則流汗所近之僮僕仰之則屏息何哉懼失尊者

託付之旨也由是器傳之五子矣夫宜位者神器傳之五子也于玉器多矣其容豈一爵哉無影激射非止內外相映也若能重而愛之寶而惜之晝則思之于座夕則識之于枕主之以長厚之人近之以恭謹之僕復令望之流汗仰之屏息其爲久也豈止傳五代乎若乃狎而玩之同之瓦石一碎于地其可復修乎人或知以玉爲器而重之不知以天下爲器而重之悲夫觀器

富人以香薰其衣或着于衣中每步于庭出于衢則下風數里之內若有蘭蕙之畹比詰其名氏則才殆僕皂且時不聞焉然天下知薰香者多矣曾不知以道薰其身哀哉夫道之爲香也豈止聞數里乎昔信陵在魏而秦聞之穰茂在鄭而晉聞之季良在隨而楚聞之季豐在洛而吳聞之張耳在梁而秦聞之衛青在漢而淮南聞之孔明在蜀而洛下聞之虞舜在野而天子聞之宣尼在魯而天下聞之道之香也至矣何不去其香而薰其道苟能薰之吾

見治天下如示諸掌不獨于身而有聞于世也觀香

貧家之女無以爲鏡每以瓦瓶之止水而鏡之既鏡之而竊窺鄰之富女退而泣曰妾不迨富女乎而常鏡于此也尋而富女以其家僕奔親族醜之而貧女爲鄰納幣焉以歸夫鏡者整其貌也非能整其心也苟能整其心雖鏡于水何損焉若不整其心金玉爲鏡適足誨其淫佚耳且唐虞氏之子朱均帝王之後也豈無師傅以教之而不能嗣其先重華之窮賤也天下知之矣卒有四海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亦鏡之謂也觀鏡

垣之爲用所以限牛馬之奔逸禦房屋之暴露有家者時而修之無俾隙壞其修之也必檢美土以聚之命竺杵以穩之絕其沙糞去其瓦石然欲其垣堅且久也復葢葺之以拒風雨則善之善也夫如是雖倉箱盜賊無得而窺若乃崩而不補內外無間則見夫室家之好姦人得運其籌故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且爲天下豈非家乎樹之藩屏者豈非垣乎爲天下之垣若何不堅乎若何不時修而堅則人主高枕去其擊柝之豫矣堅之道若何宋檀道濟齊斛律明月則其人也今天下豈無道濟明月哉蓋君未求之道濟明月多矣觀垣

客曰吾生年六十矣未嘗一日之暇也晝勞于事而形從之夜勞于夢而魂從之形魂俱勞而莫之已縱去利損嗜舍榮忘辱而心常矻矻然將之僅能終也形暇而心不暇心暇而事不暇豈勞生方知此哉謂之曰非獨爾不暇也上極于聖王賢士亦不暇也非聖王賢士之不暇也日月鬼神皆不暇也何以言之天則運行地則發生日月則盈昃不停鬼神則禍福是營天地日月人故知之矣夫鬼神則莫之見于不暇也且有國家者未有不資卜筮者卜筮之道見鬼神之意彼方與之則亂以亡之彼將亂之則治以興之彼將守之則日以失之彼將棄之則敗以售之一飲一啄一動

一息神莫知之誰知爲神矣而勞若此豈吾所以求順也且吾之所以不暇也神以勞于中矣神既勞于中而欲或靜于外得乎然則爾壽若無爾形若枯雖爾欲神之勞而神亦棄爾而不勞也觀暇

臨漢隱居詩話 一

宋魏 泰

字道輔  
襄陽人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出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斑竹也韓愈曰剝苔弔斑竹角黍餌沉冢是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蕚澗拳跼梯懸點伶俜悔狂已昨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章編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章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真狂死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闊遠也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妃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



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拙蠢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方見明皇監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此說無狀不足道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于黔中作中秋八月詩以獻縷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蘧淺亦豪爽也野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臨江軍新塗縣尉年近七十卒

病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愈精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韶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于前也

續齊諧記 一卷

梁吳均

歌賦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體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茫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閨下遂成雙漆鼓槌吏云積久比常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斬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

縛其屍着江中悉如所歌焉

石 吳興故彰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樹一石可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覆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捷年豐遲則歲歉候之無失

晉書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逸像也

水曲 晉武帝問尙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意何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生三女至三日俱死一村以爲怪乃相攜至水濱洗祓因流水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非佳事也尙書郎東晉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營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

昭王三月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采異記一卷

宋 汴

伏龜山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圯得一石函長二尺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室于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于木板之上以白巾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自陸倕王筠姚容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鑄偈同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過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丁

酉年卽僞位是乘雞登寶位之驗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翰按甲于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于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諺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

石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于山庭後鑿一大池爲遊嬉之所掘地丈餘得一大石匣長丈餘闊數寸扁鑄甚固主者不敢啓之其事以故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惟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啓之匣中惟合篆銘一首云此去遇龍卽歇于是祕之至太祖龍飛改號建隆高氏亡國

蘇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卽谷神鄉里之鄰伍也趨尙高邈嘗謂簪組爲桔身其狀卒年自下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之下至七尺間得方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

漸次闢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寸闊與高等靈座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青石蓮花燈碗三枚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鑄鏡之工妙絕于世靈座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偃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燭猶未點留待沈彬來乃就葬之

神異記 二卷

漢東方朔撰 張華注

東王公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面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

九尾反 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噓上嚙下噓皆用矯出面脫誤有不

接者言失天爲之笑言笑者天口流火烙灼

機父 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輔自

亦千里 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懶不用力謫之並立東南男

露其牡女張其牝牝牡化氣任妙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惟飲露須

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妻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海或深或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

人善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玄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轉可愛恆分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土俗人云

一名敬

俗云敬謂

一名美

俗云美人

不妄言喋喋然常笑倉卒見之如痴

土俗人云

善人如織此之謂也

尺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圍如其長頸戴雞文麒麟頭其頭髮亂也朱衣縞帶以惡蛇繞額尾合于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二

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廓

赤俗曰

一名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謂有黃父鬼

西西方大荒中有獸焉其狀如羌人而能言嘗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誕

俗曰

一

名欺一名戲

戲曰

其肉美食之可以已不直

不直之人多謬詐也  
食此肉則直情見矣

西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

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

語識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草木鹹苦名曰聖

聖曰

一名

哲

先哲曰

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爲天下聖人

也

西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采貪惡如狼好自積財而不食

人強毅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卑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縉雲

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惓一名強奪一名凌弱此國之人皆如此

也

玉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如天可爲天柱也圍三千里側徑千

里周圍如削治下有神仙府治玉童玉女也與天地同體息男女

名玉人男卽玉童女卽玉女無爲匹配而仙道自成也

言不爲  
大妻也



沌渾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尾長四尺似熊而無爪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短食經遇人有善行而無抵觸之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帝鴻氏不才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目一名無耳耳俗曰耳聾一名無心空居無爲嘗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山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長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着火中爆而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玄黃經曰臊體捕蝦蟹雖爲鬼例亦人體貌者也

共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而無足名曰共工書曰

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四裔之族耳此

人食五穀禽獸食惡頑愚

此名共工亦國名也  
食惡頑愚流于北

使河伯西海水上有人焉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

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

所處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河府北府也西海之府洛水源也此雖人形則是鬼神也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

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

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面鵠一飛千里陳章與桓公論

所謂小人也

鵠南方有人人面鳥喙面有翼手足扶翼面行食海中魚有翼不

足以飛一名鵠攬書曰放鵠兜于崇山一名驩兜爲人很惡不畏

風雨不畏禽獸犯死乃休耳鵠兜亦國名也

鵠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面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魍所見

之國大旱俗名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中遇之投着廁中乃死旱災

消詩曰旱魃爲虐或曰生捕得殺之禍去福來

香譜一卷 此考與今本出入 附節甚多

唐無名氏洪刻

香品一

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大可七尺圍葉圓而背白其樹有肥瘦形似松柏作杉水氣乾脂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波律膏子似荳蔻明淨如雪花者善如麥麩者不佳合黑糯米相思子貯之則不耗仍分生熟之異稱生龍腦則上之所載也其絕妙者謂之梅花腦子有以火飛結成塊謂之熟龍腦氣味差薄焉波律一作發律

麝香食柏葉及蛇采者多以一子真香分揉作三四子刮取血膜雜以餘物或有夏食蛇蟲多出寒香滿入春患急痛自以脚剔之出人有得之者絕勝人間帶麝非但香亦辟惡以真香者一子着頸間枕之辟惡夢及尸疰鬼氣今或傳有水麝其香尤爲佳美  
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與青桂雞骨馥香同是一樹葉似橘經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圓細秋結實如檳榔色紫似椹而味辛樹皮

青色木似樺柳重實黑色沉水者是今復有色黃而沉水者謂之蠟沉丁相天香傳曰香之類者四曰沉曰箋曰生結曰黃熟其爲類也十有二沉香得其八焉曰烏文格土人以木爲格謂如文木也曰黃蠟曰牛眼曰牛角曰牛蹄曰雞頭曰雞腿曰雞骨皆爲沉香也

白檀香出崑崙國又有紫檀人磨以塗風腫雖不生于中華人間遍有之

蘇合香生中臺川谷俗傳是獅子糞外國說不然今皆從西域來真者紫赤色極堅實芬香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主辟邪瘴

安息香出西域國酉陽雜俎曰出波斯國其樹呼爲辟邪樹葉有四角經冬不凋二月有黃花心微碧不結實刻皮膠如錫名安息也

鬱金香生大秦國其香十二葉

雞舌香生崑崙及交廣已南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如棗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而花雄樹也

薰陸香出天竺及邯鄲似楓松脂黃白色天竺者多白邯鄲者多綠

詹糖香生晉安岑州及交廣難得真正者

丁香生廣州樹高丈餘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釘長四五分紫色有龐大者長寸許俗呼爲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

波律香卽波律膏也見龍腦門

乳香廣志云卽南海波斯國松樹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乳香蓋薰陸之類也今以通明者爲勝目曰的乳其次曰揀香又其次曰瓶香

雞骨香亦沉水香同樹以其枯燥輕浮故名之也

青桂香卽沉水香黑班者也

木香一名蜜香從外國船上來葉似薯蕷而根大花紫色如雞骨如齧之粘齒者良又有一種謂之青木香亦云雲南香

降真香出交廣舶上其香如蘇枋木燃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美

艾納香似細艾又有松樹皮綠衣亦名艾納可以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也

馥香亦沉水同類以其肌理有黑脉者是也

葉子香卽馥香之薄者尤勝于馥

芸香似邪蒿可食典略云芸臺香辟蠹魚藏書者稱芸臺

芳草卽白芷也道家用此以浴去尸蟲又用合馬蹄香卽杜蘅也形如馬蹄惟道家多用服之令人身及衣皆香

蕙香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爲香燒之

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

甲香出南海唐本草云蠶類大如拳青黃色長四五寸今和香多用爲能發香復聚烟然須酒蜜等煮炙修製方可入用  
迷迭香廣志云出西域

異香二

都夷香洞冥記曰香如棗核食一顆則經月不飢

茶蕪香王子拾遺記燕昭王二年廣延圖進二舞人常以此香屑鋪地使舞其上而無跡

辟寒香辟邪氣香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圖所獻自兩漢至皇唐皇后公主乘七寶車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此四香每出遊則芬馥滿路

月氏香瑞應圖云天漢三年月氏國貢神香後長安大疫宮人得疾者便燒之病卽差百里之間間香氣積九月面香不滅  
龜甲香卽桂香之善者

沉光香門中燒之有光

沉榆香封禪記黃帝列珪玉于蘭蒲席上然沉榆之香

茵墀香靈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獻煮爲湯宮人沐浴經月不散

石葉香疊疊狀如雲母魏文帝時題腹國所獻

鳳腦香穆宗常于藏真島前燒之

紫述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麝草香

百濯香拾遺記孫亮有寵姬四人合四氣香皆殊方異國所獻經

踐躡宴息之處香在衣彌年不歇因以爲名也

蘅蕪香漢武帝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夢中驚起香氣猶着衣

九真雄麝香卽趙昭儀上姊飛燕香也

金磬香洞冥記金日磬旣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

香

香事三



宋范曄字蔚宗撰香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霍慘虐詹糖粘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並被珍于外國無取于中華又棗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于馨烈乃當彌增于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愷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

香尉述異記曰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時謂香尉也

懷香漢尙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漢官典職

香市南海有香市以香交易

香戶南海郡有采香戶

香洲在朱厓郡洲中出諸異香

披香殿漢宮有披香殿

採香徑吳王閨闔起響屨廊采香徑

啗香杜陽雜錄元載寵姬薛瑤英母以香啗英故肌肉皆香

含香應劭至侍中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含之

竊香晉韓壽字德真爲賈充司空掾充女窺見壽而悅焉竊通殷勤壽驗垣而至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肌經月不歇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壽後充聞其香意知女與壽通遂祕之因妻焉香囊謝玄嘗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又古詩云香囊懸肘後

博山香爐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乃東宮舊事也後丁緩又作九層博山香爐

被中香爐長安巧工丁緩始爲之機環運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間

沉香火山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皆沉水木根每一山焚香數車暗則以甲煎沃之

檀香亭宣州觀察使楊牧造之

沉香亭李白後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本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沉香亭前

香溪吳故宮有香溪是浴西施處又呼爲脂粉溪

香童天寶遺事玄宗好賓客常于寢帳前設金女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徹曉

#### 香法四

蜀王薰衣牙香法

丁香 棧香 沉香 檀合龍腦 麝香各一兩 鬱金三兩細甲煎如常法

右件各細搗下羅用白沙蜜不得熟和燒之

延安郡公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藥器中水煮乾切燉火炒煨出 甘松四兩去土細剉 乳香二兩同麝研別藥成末 後

入麝香二錢 白檀香二錢 沉香兩 右件爲末鍊蜜爲丸如

雞頭大每藥末一兩使熟蜜一兩

江南李主帳中香法

右用沉香一兩細剉以鵝梨十箇研汁銀器中盛蒸曝乾用之  
牙香法

沉香 檀香 結香 藿香 零陵香 甘松 茅香

各四兩

白膠香一兩 龍麝二錢 右蜜和燒之

又法

檀香 玄參各三兩 甘松二兩 乳香 麝香各半兩 右先將檀

玄于銀石器內水煮乾盡爲度焙乾與諸香同爲末用生蜜和  
窰八日後燒之

清神香

此二方今本無

甘松二兩 甜參四兩 檀香一兩 麝香 右爲末煉蜜爲

如

雞頭燒之

薰衣香

檀香

十兩細製用蜜半斤  
罈一窰炒冷紫色

箋香

五兩半

沉香

三兩半

甲香

二兩餘

杉木炭

兩二

好臘茶末

二錢湯點  
取即用

右爲末煉蜜和勻入瓶

內審一月可用

說郛卷第六十五終

說郛卷第六十六

酒譜 二卷

宋寶

革 字子野

內篇上

酒之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于堯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于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謂是三者皆不足以考據而多其贅說也况夫儀狄之名不見于經而獨出于世本世本非信書也其言曰昔儀狄始作酒醪以變五味少康始作秫酒其後趙邠卿之徒遂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疏儀狄曰後世其有以酒敗國者乎夫禹之勤儉固嘗惡旨酒而樂讜言附之以

前所云則贅矣或者又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氏系出于劉累在商爲豕韋氏武王封之于杜傳國至杜伯爲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以杜爲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酒得名于世乎是未可知也謂酒始于康果非也堯酒千鍾其言本出于孔叢子蓋委巷之說孔文舉遂徵之以責曹公固已不取矣本草雖傳自炎帝氏亦有近世之物始附見者不觀其辨藥所生出皆以二漢郡國名其地則知不必皆炎帝之書也內經言天地生育五行休旺人之壽夭繫焉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之際也故言酒不可據以爲炎帝之始造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爲天宮者或考焉予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于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無而天有是星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



乎予謂知者作之天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于郊廟享燕以爲禮之常亦安知其始于誰乎古者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辭曰酣酒嗜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夏書所記當時之事孟子所言追道在昔之事聖賢之書可信者無先于此雖然酒未必于此始造也若斷以必然之論則誕謾而無以取信于世矣

酒之名二

春秋斗運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許慎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釋而成也其味美亦言踧踏也能否皆強相踧持也予謂古之所以名是物以聲相命取別而已猶今方言在在各殊形之于文則其字日滋未必皆有意謂也舉吳楚之音而語于齊人不能知者十有八九妄者欲探古名物造聲之意以示博聞則

予笑之矣

說文曰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滓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醯薄酒

也醯旨酒也

醯音途  
私呂切

昔人謂酒爲歡伯其義見易林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夏夷戎共甘而樂之故其稱謂亦廣

造作謂之釀亦曰醞賣曰沽當肆者曰釀釀之再者曰醱漉酒曰醱酒之清者曰醱白酒曰醱厚酒曰醱甚白曰醱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醱使酒曰醱甚亂曰營飲而而赤曰醱病酒曰醒主人進酒于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酌而無酬酢曰醱合錢共飲曰醱賜民共飲曰醱不醉而怒曰鬯羨酒曰醱其言廣博不可殫舉周官酒人掌酒政令辨五齊三酒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醞齊五曰沉齊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此蓋當時厚薄之差而經無其說傳註悉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故曰酒

之言也略西京雜記有漂玉酒而不著其說枚乘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云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不釋漂玉之義然此賦亦非乘之辭後人假附之耳輿地志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而極美故世傳若下酒張協作七命云荊州烏程豫章竹葉烏程于九州屬揚州而言荊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賜近臣註云糯米爲上尊稷爲中尊粟爲下尊顏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分上中下之名非因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爲二大繆矣抱朴子所謂玄鬯者醇酒也

皮日休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三餅寄夜航播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張籍詩云釀酒愛乾和卽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間以爲貴品名之曰乾酢酒

宋之問詩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古之羅國也

酒之名最古于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者有郢之富水滎陽土窟  
春石凍春劍南燒春河東乾和蒲東桃博嶺南靈溪博羅宜城九  
醞潯陽溢水京城西市空蝦蟇陵其事見國史譜又有浮蟻榴花  
諸美酒雜見于傳記者甚衆

### 酒之事三

詩云有酒醕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  
姦僞之害已故疑而不飲也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于此或謂之帘近  
世文士有賦之者中有警策之辭云無小無大一尺之布可縫或  
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古之善飲者多至石餘由唐以來遂無其人蓋自隋室更制度最  
而斗石倍大爾

紂爲長夜之飲而失其甲子問于百官皆莫知問于箕子箕子曰

國君而失其日其國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魏正始中鄭公毅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格上貯酒三升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喻之名爲碧筒杯事見酉陽雜俎

晉阮藉常以百錢掛杖頭遇店卽酣暢山簡有荆襄每飲于習家池人歌曰日暮竟醉歸倒着白接羅巾也

揚雄嗜酒而貧好事者或載酒飲之

陶潛貧而嗜酒人亦多就飲之既醉而去曾不恠情嘗以九日無酒獨于菊花中徘徊俄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遣人送酒也遂盡醉而返

魏氏春秋云阮藉以步兵營人善釀廚多美酒求爲步兵校尉

唐王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爲大樂丞丞最爲冗職自無功居之後

遂爲清流

北齊李元中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每言寧無食不可無酒

今人元日飲屠蘇酒云可以辟瘟氣亦曰蓋尾酒或以年高最後飲之故有尾之義爾

王莽以臘日獻椒酒于平帝其屠蘇之漸乎

元魏太武賜崔浩漂醪十斛

唐憲宗賜李絳醑釀桑落唐之上尊也良醞令掌供之

漢高祖爲布衣時常從王媪武負貰酒貰酒之稱始見于此

西漢以來臘日飲椒酒辟惡其詳見四民月令

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元始五年官賣酒每升四錢酒價始此

任昉嘗謂劉杳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名杳曰桂陽程卿有千里

醉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乃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

檢之而信又嘗有人遺昉松酒劉杳爲辨其松字之誤松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

春秋說題辭曰爲酒據陰乃動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乃成

淮南子云酒感東方木水風之氣而成其言荒忽不足深信故不悉載

楚辭云奠桂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

呂氏春秋云孟冬命有司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厲用六物無或差忒大酋監之

唐薄白公以戶小飲薄酒

五代時有張白放逸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游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酤者愈衆  
卞彬喜飲以瓠壺瓠勺椀皮爲肴

陶潛爲彭澤令公田皆令種黍酒熟以頭上葛巾漉之  
唐陽城爲諫議每俸入度其經用之餘盡送酒家

西京雜記漢人采菊花并莖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  
而就飲謂之菊花酒

#### 酒之功四

勾踐思刷會稽之恥欲士之致死力得酒而流之于江與之同醉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勸之曰雖一米可投  
之于河而釀也乃投之于河三軍皆醉

孔文舉云趙之走卒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辨卮之事史記及後  
漢書皆不載惟見于楚漢春秋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微法令枉殺之母家素  
豐財乃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其直久之家稍  
乏諸少年議償之母泣曰所以辱諸君以令不道枉殺吾子託君



復讐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與聚誅令後其衆入赤眉  
晉時荊州公廚有齋中酒廳事酒猥酒優劣三品劉弘作牧始命  
合爲一不必分別人伏其平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盛酒曝于日中經旬味不動而愈  
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饋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南  
青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藩路逢盜劫之皆醉因執之乃名擒姦  
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見洛陽伽藍記

溫克五

禮云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溫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  
油以退

揚子雲曰侍坐于君子有酒則觀禮

于定國飲酒一石治獄益精明歷代有蕭寵出世盧植馬融傅元

出世馮政劉京學道年二魏舒劉藻皆飲酒一石而不亂

出世

馮政劉京

學道年二

魏舒劉藻皆飲酒一石而不亂

晉何充善飲而溫克

魏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役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親陳仲弓涿郡則親廬子幹臨歸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早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乎于是飲酒終日不醉

鄭玄別傳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參考異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會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度玄所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孔融好飲而能文嘗云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患矣

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責之謝曰願赦罪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坐壯之又有一銀海受酒一斗餘亦醕而抱海去均以爲必腐脇而死使覘之見紗帽箕踞秤銀海計重二百兩

李白每大醉爲文未嘗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目爲醉聖  
樂天在河南自稱爲醉尹

皮日休自稱醉士

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之左右當路市酒錢量  
數飲之亦有施者爲行人解乏故路人號爲歇馬杯亦古人衢尊  
之義也

唐王元寶富而好施每大雪自坊口掃雪立于坊前迎賓就家具  
酒暖寒

梁謝諲不妄交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  
明月

宋沈文季字惟賢爲吳興太守飲酒五斗妻王亦飲酒一斗竟日  
對飲視事不廢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于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

有酒詩二十章好事繪爲圖以相貺遺

亂德六

小說紂爲糟丘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池可運船

沖虛經云子產之兄曰穆其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  
于人鼻方荒于酒不知世道之安危也

史記紂及齊威王晉書王道子秦苻堅王悅皆爲長夜飲

楚恭王與晉師戰于鄢陵而敗方將復戰召大司馬子反謀之子  
反飲酒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

鄭良霄爲窟室而晝夜飲鄭人殺之

三輔決錄漢武帝自以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林以賜羌胡而酒  
可浮舟

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尙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  
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

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此醉言爾

三十國春秋曰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嘗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裴楷別傳曰石崇與裴楷孫綽宴酣而綽慢卽過度崇欲表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而責人正禮乎

宋孔顛使酒仗氣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爲凌忽

漢末政在奄宦有獻西涼州葡萄酒十斛于張讓者立拜涼州刺史

元魏時汝南王悅兄懌爲元乂所枉殺悅略無復讎之意反以桑落酒遣之遂拜侍中

韓子云齊桓公醉而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自請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晉阮咸每與宗人共集以大盆盛酒不用杯勺圍坐相向大酌更

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晉文王欲爲武帝求婚于阮籍醉不得言者六十日乃止

胡母輔之等方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阮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乃脫衣露頂于狗竇中叫輔之遽呼入與飲不捨晝夜

唐進士劉遇劉參郭保衡王仲張道隱每春選妓三五人乘犢小車裸袒園中叫笑自若曰顛飲

元魏時崔儵每一醉八日

三國時鄭泉願得美酒滿一百斛船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儵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卽益之將終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年之後化而爲土或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晉人周顛過江積年恆日飲酒惟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畢卓爲吏部比舍郎釀酒熟卓夜盜飲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誠失七

周書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無彝酒

管輅別傳曰諸葛景與輅別誠以三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輅曰酒不可盡吾欲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君屏爵弃卮焚罍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古人繫重離必有贈言僕之與君其能已乎

宋書云王悅卷從弟也詔爲天門太守悅嗜酒輒醉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悅曰酒雖悅性亦所以傷生

蕭子顯齊書臧榮緒東莞人也以酒亂言常爲誠

世說晉元帝過江猶飲酒王茂弘與帝友舊流涕諫帝許之卽酌一杯從是遂斷

梁典曰劉韶平原人也年二十便斷酒肉

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者帝令儀狄作酒而美之進于禹禹飲而甘之遂疎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周官萍氏掌幾酒請之萍古無其說按本草述水萍之功云能勝酒名萍之意其取于此乎

陶侃飲酒必自制其量性歡而量已滿人或以爲言侃曰少時常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盡量耳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誠召管仲管仲至公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爲脫于罪矣對曰吾聞湛于樂者洽于憂厚于味者薄于行是以走出公拜送之又云桓公飲大夫酒管仲復至公舉觴以飲之管仲棄半酒公曰禮乎臣聞酒入舌出則言失者弃身臣計弃身不如弃酒公大笑曰仲父就坐



北夢瑣言陸辰爲夷陵有士子入謁因命之飲曰天性不飲辰曰已減半矣言當寡過也

蕭齊劉玄明政事爲天下最或問政術答曰作縣令但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長孫登好賓客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飲談論古今或繼以火常恐客去畜異饌以留之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自矜優真曰昔紂飲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亡乎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亦危矣

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四分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曠相五壞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鬪訟八惡名流布九知慧減少十身壞終墮諸惡道

韓詩外傳飲之禮跣而上坐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

醞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閨門不出謂之酒君子可以宴可以醞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魏略曰太祖禁酒人或私飲故更其辭以白爲賢人清酒爲聖人典論云漢靈帝末有司權酒斗直千錢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還成都以鸕鷀裘就里人楊昌換酒與文君爲歡

宋明帝文章志云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

益部傳曰楊子拒妻劉秦瑛貞懿達禮子元宗醉歸舍劉十日不見諸弟謝過乃責之曰汝沉荒不敬自倡敗者何以帥先諸弟

外篇下

神異八

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傳止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敕左

右至明華寤視之腹已穿酒流床下事出世說

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煮三薇以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消爛俗謂爲消腸酒或云淳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也

崔豹古今註云漢魏弘爲閩鄉嗇夫夜宿一津逢故人四顧荒郊無酒可沽因以錢投水中盡夕酣暢因名沉釀川

義寧初有一縣丞甚俊而文晚乃嗜酒日必數升病甚酒臭數里旬日卒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劉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酒而忘語其節度歸至家常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冢適醒齊人因乃能之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爲死埋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冢出之尙有酒氣事出鬼神玄怪錄

尸子曰赤縣洲者是爲崑崙之墟其瀟而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王充論衡云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返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杯數月不飢

道書謂露爲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

劉向列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閼丘酣玄碧之酒

石虎於大武殿起樓高四十丈上有銅龍腹空着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下漱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粘酒臺使以洒塵事見拾遺

記

魏賈鏘有奴善別水管乘舟于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香味奇妙曾以三十斛上魏帝

李肇云鄭人以榮水釀酒近邑之水重于遠郊之水數倍事見出

世記

堯登山山湧水一泉味如九醞色如玉漿號曰醴泉

南岳夫人傳曰天人賜王子喬璠蘇綠酒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東方朔別傳云武帝幸甘泉見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  
悉具朔曰此怪氣必秦獄處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  
消後以酒置屬車爲此也

異域酒九

天竺國謂酒爲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湯蓋庾辭以避法禁爾非釋  
典所出

古今注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花其實大如五六升匏  
空之盛水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纔  
盡一核復成久置則味苦矣

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庵摩勒毗梨勒也

訶陵國人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亦醉

大宛國多以葡萄釀酒多者藏至萬石數十年不壞

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真臘國人不飲酒比之淫惟與妻飲房中避尊長見

房千里投荒錄云南方有女數歲卽大釀酒候陂水竭置壺其中  
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  
發也

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色微赤爾

又有崑崙酒名事見盛魯望詩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蟲惡氣註陶隱居  
云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飲之令人神昏體弊

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疾明酒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逆和諸氣苟過則成大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內經十八卷其首論後世人多天促不及上古之壽則由今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其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發于四肢而爲熱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則爲漏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臥黍穰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酸多則有成消中

皇甫松醉鄉日月記云松脂蠲百病每糯米一斗松脂十四兩別以糯米二升和煮如粥冷着小麥麴一斤半每片重二三兩火爆乾搗爲末攪作酵五日以來候起辦炊飯米須薄之更以麴二十片火焙乾作末用水六斗五升酵及麴末飯等一時攪和入瓮甕暖如常春冬四日秋夏三日成

又云酒之酸者可變使甘酒半斗黑錫一斤半令極熱投中半日

可去之矣

南史記虞棕有鯖鮓云可以醒酒而不著其造作之法

魏文帝詔曰且說蒲萄解酒宿醒淹露汁多除煩解熱善醉易醒  
禮樂志云柘漿析朝醒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開元道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葉紫而莖赤有人大醉過之酒  
應自醒後有醉者摘而嗅之立醒故謂之醒醉草

五代史云李德裕平泉有醒酒石尤爲珍物醉則踞之

飲器十一

上古汗尊而坏飲未有杯壺制也

漢書云舜祀宗廟用玉斝其飲器與然事非經見且不必以貯酒  
故予不達其事

周詩云兕觥其觶

周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斛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斗



曰壺別名有盞罍尊杯不一其號或曰小玉杯謂之盞又曰酒微濁曰醖俗書曰盞爾由六國以來多云製卮形制未詳也

劉向說苑云魏文侯與大夫飲曰不盡者浮以大白漢書或謂舉盞以白醕非也

豐干杜舉皆因器以爲戒者見禮

漢世多以鴟夷貯酒揚雄爲之贊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于屬車

南史有蝦頭杯蓋海中巨蝦其頭甲爲杯也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有杯名曰常滿

自晉以來酒器又多云鎗力耕切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鎗陳宣

好飲自云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李白云舒州杓力士鎗北史云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鎗溫酒然鎗者本溫酒器也今遂通以爲蒸飪之具云

宋何點隱于武丘山竟陵王子陵遺以嵇叔夜之杯徐景山之酒  
鎗

松陵唱和又有癭木杯詩蓋用木節爲之

老杜詩云醉倒終同臥竹根蓋以竹根爲飲杯也見江淹集是也  
唐人尤尙蓮子杯白公詩中屢稱之

樂天又云榼木來方瀉蒙茶到始煎

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

今世豪飲多以蕉葉梨花相強未知出于誰氏

詞陵國以鱉魚殼爲酒尊事見松陵唱和詩云用合對江螺

唐韓文公寄崔斯立詩我有雙飲蓋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  
琢妙功倕乃令千鍾鯨么麼徵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  
草花葉細不辨蒼葦施緜緜相糾結狀似環城陣四隅夫容樹擢  
豔皆猗猗云云蓋皆以興喻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事者多按其

文作之名爲韓杯

宋揚音  
殊時

西蜀有酒杯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成花堅可酌實大如杯味如荳蔻香美土人持酒來藤下摘花酌酒乃實消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事見張騫出關志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恭又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  
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其酒令之漸乎

漢初始聞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疎泉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迴泝遲駛爲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又有藏鈎之戲或云起于鈎弋夫人有國色而手拳武帝自披之乃伸後人慕之而爲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芽籌又云轉

花移酒海今之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爲禺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史肇之燕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旣無金石絲竹之玩惟嘯詠文史可以助歡故曰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又公亦云令徵前事爲觴咏新詩送今略志其美而近者于左

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湟水渡頭十萬羊未濟小畜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江革隔江見魯般板櫓李員園裏喚蔡澤釋菜

拆字爲反切者 矢引矧 欠金欽

名字相反切者 干謹字巨引 尹珍字道真 孫程字雅卿

古人名姓點畫絕省者 字文士及 尔朱天光 子州友父

公父文伯 王子比干 王士平 呂太一 王子中 王太丘

江子一 于方 卜巳 方干 王元 江乙 文丘 丁义

卜式 王丘

字畫之繁者 蘇繼顏 謝靈運 韓麒麟 李繼鸞 邊歸謙

樂廡 鱗鱗 蕭鸞

聲音同者 高敖曹 田延年 劉幽求

字畫類者 田甲 李季

臺字去吉增點成室 居字去古增點成戶

火炎昆岡 山出器車 土圭封國

百全之士十萬五刑之屬三千

蕩蕩乎民無能名欣欣焉人樂其性

公子牟身在江湖心遊魏闕鄭子真耕于谷口名動京師

前徒倒戈以北長者扶義而東

運天德以明世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之粘頭續尾嘗有客云維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窘予答矣焉也者矣焉也者決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以大白

白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骹盤喝遣輪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註云頭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蓋元白一時之事爾

國史補稱鄭弘慶始靱平素精看四字令未詳其法

### 酒之文十三

醉鄉記云醉之鄉不知去中國其幾千里其土壤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冥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湛靜無憂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喆然棄天下以爲浩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

姑射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鄉隔其臣義和以甲子而逃鯀臻其鄉失落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子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面望幸不見醉鄉武王得至于世乃以公旦立酒人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幾與醉鄉達焉二十年刑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與醉鄉絕矣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等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浮絕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爲之記

酒德頌

云云

清和先生傳云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于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弄或居于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于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游于田而歸其

倔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仁愛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忤已而逃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于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于曹受封于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善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于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于天子一旦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醇正可以佩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于上雖郊廟燕享祀祠之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友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孖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椀先生旣見寵遇子孫



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者往往而是皆矜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甚喜其自標致如此其量著而實不忝其名者知中山宜城若下湓浦諸甘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于外行而無醞藉卒致齊秦稱怨而圍趙邯鄲其餘十室之邑百人之聚皆有先生之族悉善賓客所居冠蓋如織號呶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利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乘其間徑以賄入欲以逢上意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爲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挹然其遇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擇貴賤至于挈餅之智斗筲之量或虛己來求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溫于挾纊袁紹總兵于河朔使人召先生與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

高論竟日坐客悚然不覺盛暑之攻肌先生與人遊多隨其性能  
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怪者耶王公卿士如  
灌夫季布祖彬李景儉之徒與先生游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喜  
釋氏而僧之徒愛慕其道往往竊于先生處至于學道隱居之士  
多託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歡者至于破家敗產而不悔  
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相承朱子元執劉文叔郭解長孫登  
皆不悅未嘗與先生交又以其行既久多中道而變不承于初咸  
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谷永上言  
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久置左右慮以虛文廢事由是  
以疎斥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有司以光  
祿大夫稱使先生就封于荆非宗廟祭祀未嘗召見矣先生遂終  
于封而仕于郡國其後皆盛族先生有四子曰醉曰醴曰醎曰醢  
皆淳厚過于其父其諸孫以十數稍薄德父肌矣初先生既失寵

其交游多謝絕惟吏部尙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伯倫又爲之頌頌與書世多有故不著今掇其事之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于諸書亦衆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過其情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之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貧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致歟孔子稱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至于久而多變此中之庇獨何致譏于先生予幸得以郎從上祀汾陰還過于甘慨然想先生之風聲而恨不及見也反爲傳以俟後之君子得以覽觀使不獨蒙惡聲

#### 酒之詩十四

云

予行天下幾大半見酒之苦薄者無新塗以是獨醒者彌歲因管庫餘閑記憶舊聞以爲此譜一覽之以自適亦猶孫公想天台而

賦之韓吏部記畫之比也然傳有云圓西施毛嬙而觀之不如醜  
妾可立御于前覽者無笑焉甲子六月既望日在衡陽次公寶子  
野題

竹譜一

晉戴凱之

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水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  
栽沙水或起岩陸條暢分敷青翠肅質雖冬蒨性忌殊寒九河  
鮮育五嶺實繁萌筍苞籜夏多春鮮根幹將枯花籜音福竹實也乃懸筴

音才謂死爰辭必六十籜亦六年竹六十年易根則結實而枯死篔簹音龍之美爰自

崑崙員丘帝也竹一節爲船巨細已聞形名未傳員丘帝美竹一節以爲船也桂

實一族同稱異源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圍籜大葉籥尤勁薄博矢之賢篁任篙笛體

特堅圓棘竹駢深一叢爲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亦曰筴竹城固

是任錄竹生交趾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爲城卒不可破篋筍音箴既食鬢髮則

侵單體虛長各有所育錄南夷人取其竹灰著糞種以爲麻績者如數苦實稱名甘亦無目竹苦

有白有青甘竹似筍而茂合  
湯者用此物今處處有之

弓竹如藤其節却曲生多臥土立則依木長

幾百尋狀若相續質雖含文須膏乃縹

弓竹出東垂山中有厥族之中  
文膏澆火灼之乃見厥族之中

蘇麻特奇條幹並節大葉繁枝凌羣獨秀蒼茸紛披

蘇麻長數丈葉大  
如覆可變五嶺有

之箕箒射筒箨桃枝長爽纖葉清肌薄皮千百相亂洪細有差

相繇既戮厥土惟腥三堙斯沮尋竹乃生物尤世遠略狀傳名

萬

共工相繇膏流為水其土  
盤腸不植五穀三澤皆沮

盤腸實中與筍

巴音相類于用寡宜為筍殊味

盤腸生東郡  
而筍最美

筋竹為矛稱利海表權仍其幹刃即其杪生于日南別

名為箒

森音

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曰莠竹

厥毒若斯

以百葉竹一枝百葉竹有毒夷人  
以刺虎豹中之輒死一物二名

彼之同異予所未知箒與由

衙厥體俱洪圍成累尺箒

音

實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

為梁柱當竹安成以  
南有之筍竹在交州

竹之堪杖莫尚于筍磔硯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

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懸同

張蓋傳云于大夏見之其身壽國始感  
筍杖終開越筍則古身壽國也

籟

籟

音

二族亦甚相似杞髮苦竹促節薄齒束物體柔殆同麻泉

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疏來風連畝接町疎散崗潭雞

脛似篁高而筍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細狗竹有毛出諸東裔物類

衆詭千百不計物竹生臨海山中節間有毛有竹象蘆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

所生肌理勻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箴匪茲不鳴會稽之箭東南之

美古人嘉之因以命矢爾雅云會稽之竹箭也籥簞音管載籍貢名荆鄙簞亦

籥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箴竹根深耐寒茂彼淇苑簞音簞篠

蒼蒼接町連篁性不卑植必也岩岡踰矢稱大出尋爲長物各有

用掃之最良又有族類爰挺嶧陽懸根百仞竦幹風生簞笙之選

有聲四方質清氣亮衆管莫抗此藤竹也笙賦所謂亦有海篠生于島

岑節大盈尺幹不滿尋形枯若筋色如黃金徒爲一異莫知所任

赤白二竹還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沅澧所豐餘邦鮮植肅

肅音肅籥音籥罍音罍攢植擢筍于秋冬乃成竹無大無小千萬修直簞

膜內髡綉文外絕籟音五誕節內實外澤作貢漢陽以供輅策

浮竹亞節虛軟厚肉臨溪覆潦栖雲蔭木供筍滋肥可爲旨畜

竹浮

其筍未出時取以醃糟藏之南人甚重詩云我有旨畜可以御冬是也

厥性異宜各有所育籩植于苑筍

音生

于蜀細篠大蕩竹之通目互名統體譬牛與犢人之所知事生軌躅赤縣之外焉可詳錄臆之筆之匪邁伊囑

續竹譜一卷

蜀土有竹狀若垂釣俗名釣絲竹也

毛竹生武夷山李義山詩云安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簫鼓當時回  
武夷洞裏毛生竹老盡玄孫不更來

方竹生嶺外大者如巾筒小者如界方

瑞竹合歡竹也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擘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擊一竿欲種則鋤其苗載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藥期年長芽筍不三載而爲林

簞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南人取嫩竹細破槌浸之織而

爲布

簾竹皮上有文可爲錯子錯甲利勝于鐵若鈍以漿洗之還復快

利

廣州志云石林之竹勁而利割爲刀割物如切草

北戶錄云貞元年間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

越南

志云本即有羅山羅海上浮來相合是曰羅浮山見巨竹萬竿圍皆二丈餘有

有嶺二十里九百六十瀾泉城中無出其右也

三十五節節凡三尺許逃者遂伐一竿破以爲箴會赦遂挈以歸有人得一箴奇之獻之太守李瓊乃圍而記之今海南以竹爲飯者屢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斑竹世傳二妃將沉湘水望蒼梧而泣洒淚染竹成斑

黃竹穆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謂之黃竹之歌

紫竹其莖如染出青城峨嵋山可作笙竽簫管

櫻竹蜀中多有之皮皆是櫻亦謂之桃竹

貓兒竹長沙有之下豐上細其筍甚甘美大者重十餘斤



紅竹出峽州宜都縣飛魚口大者不過一寸許鮮明可愛

顧愷之竹譜云南嶺實煩有毛竹簍竹青皮竹木竹鈞絲竹桃竹

越王竹

越王竹春生石上細莖高丈餘以其奇色者用爲竹壽越王奔餘舞而生焉

籊竹卽節上有刺南人呼刺爲籊邕州舊以爲城蠻蜚來侵竟不能入卽籊竹也

說郛卷第六十六終

說郭卷第六十七

孫公談圃

三卷

宋劉延世

臨江人

紹聖之改元也嘗仕于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居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鳴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日有可憐之意予時侍親守官長汀縣與公同郡竊從之游聞其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于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中居殿中爲御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院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學士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汀公在汀三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舊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

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皆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于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公者非特爲談國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四日引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卽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而陳不與也陳橋之事上謂趙曰陳雖不與吾事亦當告而後行且屬其家事夜與趙過陳具道之陳大怒曰不可作族滅事遲明拂衣而去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迨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于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饑寒無與從者太宗卽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卽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引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可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鑿糟波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司馬溫公隧道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捨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未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德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曰諾卽日輸錢囹圄遂空

王德用世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域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爲減年

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云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卽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于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歟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者獨韓魏公尤切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頷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遽使他人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每遇眞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咽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以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

三日而卒

高郵軍南橋去東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葛洪女嘗汲此水鍊丹飛仙去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公嘗言嘉祐中治所居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卽此爲真玉女井也庇以四柱者市人妄爲之耳

此條今本未見

平泉山居記

唐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岳忠懿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在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去是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之西得喬處士隱淪空谷處士天寶末避地遠遊近廢爲荒藜首陽孤岑尙有薇蕨山陽舊逕唯餘竹林吾乃剪荆莽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廬漸成應叟之宅又得江

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除平生素懷于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  
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于玄祖潛身于  
柱史柳惠養德于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  
難及矣越蠡泛五湖以肥遯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  
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  
吾者刈葵無衛足之智處雁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  
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  
人者非佳士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之命泣而告之  
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  
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于禁省中見先人所據之石必  
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右平泉

山房戒子孫記

予嘗覽賢相石泉公家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尙必



有意焉予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蒞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  
致自同人或得于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  
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  
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嵇山之海棠榷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  
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鸞楊梅曲阿之山  
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荆杜鵑茅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  
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白蘋洲之重臺蓮  
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  
巖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  
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字嘉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  
石己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  
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  
茅山八公山之怪石巫峽巖湍琅琊臺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

人跡馬跡鹿跡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嵇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牡桂杜石山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栳子朱杉龍骨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木椎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堆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焉

右山居草木記

國史異纂

三卷

齊吳均爲文多慷慨軍旅之意梁武帝被圍臺城朝廷問均外禦之計怯怛不知所答啓云愚計速降爲上計

梁常侍徐陵聘于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與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之陵曰吾與魏公藏拙也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書閣書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于鄴公

隋後村爲鄴公

稱奉則似尊言賜又卑乃問之虞監

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

太宗嘗出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此行祕書也

虞公之爲祕書于省後堂集羣書中事不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祕抄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爪所謂搗琵琶也

武后初稱國恐人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郎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外令史驢入直衝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共許之謂曰今日汝有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于是羞赧而止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誇爲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吳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訖

其古今猶在

驃國樂頌

一卷全

唐之盛天子宅位二十有三載輔臣司徒皋鎮蜀十有七年驃國王子獻其樂器躬總樂官踰萬里自至于蜀司徒公中書令南康王使使者護送于闕下小臣感王化之光明殊勳懋績之昭炳繼詩人之爲頌序曰聖朝擁神休合靈符化隋爲唐邁漢超周與唐虞比崇玄功不宰至理無朕聲教洎動于無心驃國王印度之種也其風聲教義與中印度同觀風雲占星氣知中國聖人聞中國教政乃踰越險異崎嶇國俗筋力殫耗形氣瘁然銜感至仁瞻望唐德遂其忠懇果達神都觀其恭肅莊虔動必中禮吹蠡擊鼓式舞且歌瓔珞四垂珠璣燦發旣貴而麗爛然可觀自漢已還有德所感文字或至聲樂未聞聆其聲也幽若竽籟靜如景風曲度迴薄將遠而近浮軼雙闕徘徊九域條暢遐邃若翔若止精烈輾轉

參差無窮時因迴廳擁在高閣此至和之音也其舞節周章宛翳  
順序卑述若威風族舉丹鶴羣翔環合聚散將軒如止促度應節  
屈伸若飛風生幡幢氣逸竿箭俯僂擊跪前後有聲周流萬變肅  
然而卒長袖侈袂拂而約身于是緜駒陳左之徒慙口沮色不能  
進止此至敬之容也初驃國之王舉國送之且訓其子曰聖唐恩  
澤宏被八埏相君勳德著于四海今布于外野歎我塞門猶懼邊  
吏抑而不達非聖德之至何臻于此乎且夫溟渤之外沙石爲闕  
卑溼沮洳澶漫冥昧經過崑崙或窮河源顛沛雪山陵兢玉門回  
繚阻深不知其近遠方造于蜀得非潛靈幽贊成國盛美大司徒  
勳伐焜耀國牒發揮紬緇曷以觀期樂識斯人上至于再三展而  
閱之賜與霽霑又付史臣下太常附伶官隸樂章薦清廟設明堂  
同萬國合八荒詔曰惟爾司徒奉敬敷五教在寬使遠人來格公  
守邊之勳也朕何德焉南康受命色如不容乃言曰陛下垂天地

之仁以覆九有驃國之獻有爲而來西南微臣敢偷天功以奉疆  
理眇然鯁生感君聖臣忠遠方來同途作頌曰驃國之人來自絕  
垠遠貢異樂作愉聖君明珠璘彬彩旄繽紛婆娑盤踞繚繞遠巡  
南康異習貢于內庭的的軒軒有儀有聲書于紬緗畫以丹青助  
祭執贄羅于廟庭南康之鎮開扃洞國忠賢羣后勳加百蠻惟昔  
之盛音聲疊疊巴渝雜戲高祖勃起白狼之至漢明致理獻詩作  
頌第彼功美至若驃國來循萬里進貢其音敢愛其子詳其曲度  
潛應籥韶感我康時盛我清朝赴水湯湯入林蕭蕭鏗鏘八音蕤  
鬱繁條窮地盡理掩古越今載和耳目旁感飛沉上調薰風合以  
虞琴詩頌奏御王澤維深

詩論 一

宋釋普聞

老杜之詩備于衆體是爲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于古韻豪逸大  
度魯直長于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于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

也然則荆公之詩覃深精思是亦今時之所尙者魯直曰荆公暮  
年小詩雅麗清絕脫去塵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荆公送和甫寄  
女子詩云荒烟涼雨助人悲染溼衣衿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  
一如送女過江時拂雲豪逸之氣屏蕩老健之節其意韻幽遠清  
癯雅麗爲得也

論曰詩家云鍊字莫如鍊句鍊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  
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則易  
琢意句難製境句人皆得之獨意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所  
以魯直荆公之詩出于流輩者以其得意句之妙也何則蓋意從  
境中宣出所以此詩作荆公集中之眼者妙在斯耳魯直寄黃從  
善詩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  
湖夜雨十年燈云初二句爲破題第三第四句爲領聯大凡領  
聯皆宜意對春風桃李但一杯而想像無聊屢空爲甚飄蓬寒雨

十年燈之下未見青雲得路之便其羈孤未遇之歎具見矣其意  
句亦就境中宣出桃李春風江湖夜雨皆境也昧者不知直謂境  
句謬矣陳去非詩云一官不辨作生涯幾見秋風捲岸沙境也著  
幾見二字便成意句愚亦嘗法之送求僧行者云山林夜雨厭孤  
寂春風幾番沙草碧衣盂無計若爲傳負春空墜腰間石云云已  
上皆古人未曾言之雖然其來亦有所自也陳無已詩云枯松倒  
影半溪寒境數箇沙鷗似水安境中帶意曾買江南十本畫歸來一  
筆不中看意石屋詩云八峯春到了雙澗雨晴初境小屋鈎簾坐  
境中帶意人間無畫圖意禁腐謂奪胎法者石屋之詩見之然其境  
句不勝耳又詩失名云千金欲買吳州畫今向吳州畫裏行意小  
兩半收蒲葉冷漁人歸去釣船橫境此亦前模之自出也愚亦效  
顰曰水闊天長雁影孤眠沙鷗鷺倚黃蘆半收小雨西風冷境藜  
杖相將入畫圖意又曰十里沙隄水滿湖着霜葦草未全枯曉來



細雨藏鷗鷺何處人間有畫圖大凡但識境意明白覩見古人千載之妙其猶視諸掌

說郭卷第六十七終

# 說郛卷第六十八

釋常談 三卷全抄

宋無名氏

筆投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于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于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康用超爲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爲定遠侯

第甲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醉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愠色承奉

愈謹程據自慚遂投分子瑜曰與公瑾爲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候見事遲謂之穰侯史記范雎自魏隨秦使王稽入秦在路逢秦相穰侯雎不欲見之乃匿于王稽車中穰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

來否無益于事虛亂秦國耳稽曰無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偷見穰侯耳此人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雎乃下車藏于草中穰侯行十里果回使人搜車中不獲而去雎至秦果代穰侯爲秦相

布 鵝謂右軍晉書王羲之爲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爲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右軍知之歎息彌日

小冠子夏 患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于世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爲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爲小冠子夏

以 多語話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圈問上林尉虎圈中事尉一詞不措有嗇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答不滯帝乃命與嗇夫

官張釋之諫曰不可嗇夫利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喋而已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吉人之詞寡噪人之詞多

山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鑑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鑑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問之鑑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爲泰山

渭母舅謂之渭陽左傳云秦康公之母即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存焉凡山以南面爲陽水以北面爲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曰渭陽也

宅外甥謂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此宅相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爲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

位至晉卿果如相者之言因呼外甥爲宅相

玉女壻謂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爲冰清女壻衛玠字叔寶世號爲玉人故時謂之語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東女壻謂之東牀晉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女壻于王導家導命來使徧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于東牀坦腹而臥旁若無人郗太尉聞之曰東牀坦腹者佳壻也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尺布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戮謫于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參商兄弟不和夫妻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皆不相善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晉星註曰商人以辰星爲商星唐人以晉星爲參星故謂之參商

蓋張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穀大夫良曰五穀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君不如也

蓋傾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郟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厖眉權頰廣眼垂肩脣薄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爲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

水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

著人情之寶大可通流也

鍾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與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何如鈞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搥不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慚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躍馬肉食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請相予如何唐舉視之曰君揭鼻戾脣魑顏蹙頸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君更得四十二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得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爲丞相

元昆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



也故論語曰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註云昆即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碯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也

葛綌葛衫謂之絺綌論語曰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註曰單着葛衫而出非禮也

挾着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既衆時值初寒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如挾纊不覺寒也

倒載沈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爲荊州牧每出酣醉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來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加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至六品矣

狐威託威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卬爲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相之力乎江乙對曰

王曾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謂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狐曰爾勿食我天帝使我爲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違天帝之命必有不祥矣爾若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奔怕虎不知百獸畏己將爲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卹也王曰寡人知之矣

周郎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于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壻矣吳國因此呼瑜爲周郎也

鵝蚌相持兩人相拮拾謂之鵝蚌相持史記趙欲伐燕蘇秦爲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鵝鳥啄其肉而蚌合其鵝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鵝蚌鵝相持之際有漁父見

併而擒之今燕趙相持爲弊甚衆臣恐強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  
熟計之趙王乃止

■排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爲業後從高祖  
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臥疾于禁中不欲見人詔闢者不令  
放羣臣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于豐沛  
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帝乃笑而起

盆鼓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  
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刑食人有過將謝罪謂之負荆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于澠池秦王  
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爲鼓琴秦王遂命史  
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鼓缶請擊之秦王  
不允相如按劍前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抽劍  
怒目欲刺秦王秦王驚怕乃爲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

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爲將軍廉頗嫉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勳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逢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迴車避之相如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二人在今若二虎相鬪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忿乎廉頗聞之乃負荆之相如門謝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至于斯遂與相如爲刎頸之交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

元伯爲友春別京師募秋爲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

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卽是不文過飾非也或云顏子有過不致兩度然論語內二字絕多惟不貳過字別何也貳者副也且周易云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宛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爲大宛也

粟藿馬料謂之藿粟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斬藿爛粟以飼馬

彈

譏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缺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爲客每給蔬飯驢乃倚柱彈缺而歌曰長缺兮歸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與魚肉後果有市義三穴之功以報孟嘗君

會稽 受雇寫文字謂之傭書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家貧爲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纔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蒲鞭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恥漢書劉寬字文饒爲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決責示其恥也

東閣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閣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閣招迎賓士後爲丞相封平津侯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招爲秦王曰若能捨鄭願爲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其不達者也

楊朱 泣于道路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朱見歧路而泣之曰可以南可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字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天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譯註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名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藺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矣必敗大王之事王不聽爲秦將白起坑趙軍者四十萬

聖 桃符謂之鬱壘干寶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海之中度朔山山有蟠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山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于門畫此形以辟鬼也

之嘆 馬死謂之敝帷之嘆禮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也

之助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興兵伐吳果大敗于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

思置膽于坐臥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恥

折券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于薛召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驢至薛召欠租者悉至合其券既同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租盡焚其券既歸孟嘗君訝其速問其故驢曰爲君折券市義而歸何訝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之父老皆郊迎壺漿塞路乃馮驩之致也

分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韓獻子將欲斬人邾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訖邾獻子徇之曰吾爲韓君分謗也

案人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史記終軍字子雲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度關後爲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伐媒人謂之伐柯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

之王濟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癖晉王濟乘馬度水馬不肯度濟曰必

是惜錦障泥今之紫檐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帝問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風潤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富潤于屋德潤于身

容修

重梳裹謂之修容漢馮參字叔平爲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

觀

鬢髮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鬢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宅見歌

者鬢髮皓齒悅而問之主曰姓衛字子夫帝遂納之卽令升車從

帝入宮後冊爲皇后

鮮粧

婦人施粉黛花鈿着好衣服謂之鮮粧帕服李夫人別傳曰

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臥都不廻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以下責夫人曰帝再三顧問合轉而一見帝囑託

骨肉何乃略不廻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且色衰愛移人情自古如此今臥疾日久形狀枯悴若將衰貌見之有何益于骨肉乎今我不廻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我鮮粧帕服之時是深囑託也

此身小謂之么麼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法候雞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雞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徑往趙趙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見乃日向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麼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本國史記作眇小丈夫

持兩端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爲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

鄙領兵五千于趙交境屯駐名爲救趙實持兩端平原君聞之大怒遣使責信陵君信陵君乃用抱關之吏侯嬴計竊虎符令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鐵槌殺晉鄙信陵君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莊色 面嚴毅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步履 不乘鞍馬謂之屣步屣鞋也蔡邕雅重王粲屣步迎之

筋七 匙筋謂之七筋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七筋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吐髮 不倦待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

驕慢公戒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于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以接賓客恐遭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于四方

冠休官謂之掛冠商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曰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掛于城東門而去

陶朱公能治生致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爲越臣助越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爲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可久居乃乘扁舟泛五湖自號鴟夷子耕于海畔父子治生置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爲相蠡嘆曰居家卽致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財與知友懷其寶貨行止于陶以爲此地是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于是自號陶朱公復父子耕畜候時轉物居無何又生計巨萬

君爲法自死者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榜通衢招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官者景監得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人盡勇于公戰而怯于私鬪遂封鞅于商洛號爲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刑遂黥其太子傅公

子虔秦之大臣皆以秦之法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公崩  
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怕乃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是商  
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歎曰爲法自弊一  
至于此

高患癯者謂之知囊史記秦樗里子癯而多智時人號爲知囊又  
杜預亦有癯也

高下毒藥謂之置堇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爲后姬謂其前太子  
申生于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  
祭回姬潛置堇于酒食中申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  
外來先須試之公以酒酌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公怒遂殺申生  
育病重不可醫謂之膏肓晉悼公染疾醫療不瘳乃遣使人秦召  
盧醫盧醫未至悼公夢二童子相謂曰秦醫若至我等必傷也一  
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育上其奈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

育之中藥餌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所能醫也悼公曰真良醫果如夢中之言

善惡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謂之隱惡揚善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孤弓箭謂之弧矢易曰剝木爲弧剝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姜維人大膽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項強不服拜跪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朝陽公主家僮白日殺人宣領佐吏于洛陽門待之須臾公主出家僮亦侍衛而行宣遂令佐吏擒而殺之公主大怒還宮訴于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下令公主從奴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陛血流被面帝令小黃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令捺其頭低宣竟不伏遂封宣爲強項侯

腹便人腹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腹大以教授爲業

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寐與孔子通理弟子嘲師出何典記

談手着棊謂之手談遇真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採薪忽見一石室中有二老人棊樵人迷路問棊者此是何處棊者不應樵者拱立多時候畢局又問之老人曰向來我方手談不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出告居人居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蘿引蔓無處不到已失其所

步履患脚謂之步履蹒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蹇者于下蹒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蹇者詣其門謂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蹇者斬美人而終不斬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而謝之由是諸客再至

楚禮杖謂之榎楚禮曰檜楚二物收其威也

塞翁失馬福禍相隨謂之塞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

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爲禍居數日其馬引胡

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爲福旣得駿馬翁之子墮

馬折臂鄰人又來問翁曰未必爲禍居一年胡虜天下丁壯者皆

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投轄留客飲酒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

于井中

魯禮飲酒以酒盡謂之罍恥禮記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無投杼之疑清慎之士被人讒毀謂之無投杼之疑魯人有與曾參同姓

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參不殺

人俄頃又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

乃驚疑投杼出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答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子登徒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真好色者也婦人有蓬頭垢面彎耳露齒者皆淫之

之不速 凡筵席有不屈命面自來者謂之不速之客周易曰包有魚不利于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惟 人有失意瘦惡謂之憔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爲佞臣靳尚所讒王乃流放之原遂游于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惟我獨清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澗其泥面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面啜其醪原曰吾聞新沐者必拭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遂投汨羅面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後有人逢之于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人筒粽見祭常

爲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無能奪也

之陸

之

愛笑謂之陸雲之癖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

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之張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縵經上船水中見己之影大笑落水幾至于死

醜女人醜陋謂之無鹽齊有女醜號無鹽凸額深目垤胸墜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四十嫁不售乃自于于齊宣王淹留于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至漸臺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怪而問之奏曰大王西有秦衛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好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此一殆也漸臺巍峨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匿于山林讒者進于左右此三殆也耽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優倡縱逸無度此四殆也宣王乃停漸臺廢女樂退讒佞進忠直遂册無鹽爲后自此齊國

號爲中興

之擢髮

罪

魏大夫須賈讒范雎于魏王使人

毆雎折齒拉肋置于廁中雎求守廁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祿入秦爲相須賈充使至秦范雎責于賈賈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于胡貊之地雎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賈之髮不足以贖其罪

善伐

凡人自銜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願無伐善毋施勞

庚說

五遷謂之盤庚尙書云殷帝五遷其國

頭杖

百錢謂之杖頭晉阮修字宣子常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獨飲

酣醉而歸

日上

三月三日謂之上巳日漢書禮儀志三月三日士流祓禊飲

酒于東流自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計上巳日

之落帽

重陽謂之落帽之辰晉孟嘉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重陽會

飲于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而落嘉不覺溫戒左右勿言以觀

其舉止也

喪明子死謂之喪明之戚禮記曰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

而問之曰吾嘗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汝罪一也喪汝親使人未有聞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也

傲見人輕慢謂之倨傲漢酈食其謁高祖高祖方使二婢洗足次令引食其人食其既見高祖乃長揖而不拜問高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爲復破秦乎若擬破秦豈可倨傲見長者耶

瑕人有小過謂之微瑕史記曰趙王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至趙請以十五城換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強盛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羣臣選擇有氣度者爲送璧使有闕官繆賢舉藺相如相如既受命齋璧入秦獻王王得之後唯與宮嬪傳玩全無酌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于是相如曰趙獲卞和

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齋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睥睨柱礎曰大王若乃見逼臣請頭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驛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聖事有相續謂之疊疊疊者莫善乎善龜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疊疊卽是相續不絕也

細師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卽妻也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大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劍割肉將歸大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義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未達知未來事謂之達于未萌春秋後語云趙武靈王欲衣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昧于成事智者達于未萌不納公子成之言卽日胡服

何日問人何日遠行謂之何日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鴻鵠之志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涉少時

家貧爲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富貧不忘汝等同耕者笑曰貧寒如此焉有富貴勝曰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先起于劉項舉大軍爲楚王

掛劍之義心許人物而不更移者謂之掛劍之義史記吳季札吳王最

小子也王使札聘于晉帶寶劍以自衛北過徐徐君念札之劍雖不形言札心已測札以遠使未還心私許之札回徐徐君已死乃以劍掛墓樹而去

忠信爲事盡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蘇秦自齊歸燕

國人毀之于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王遂棄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罪者乎王曰何也秦曰昔有人遠宦者妻通于外人及夫還其妻致毒藥于酒中使其妾進之妾曰

酒有毒言之則罪于主母不言又傷于主父是以佯仆覆酒于地  
主父不察乃笞其妾王于是稍悟

以己 人有所好而指于他人同者謂之以己方人謂以己比方他  
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  
以己方人也

絕 夜飲次忽燭滅謂之絕纓楚莊王與羣臣夜飲次燭滅有一人  
起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  
以酒而責人以禮吾不爲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繼燭及楚  
王與晉戰晉軍圍楚數重楚將有一人登鋒冒刃用命交戰遂解  
晉圍楚王疑而問之對曰臣是昔者絕纓士也

真王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年少家  
貧常至下邳釣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因止信數十日信謂  
漂母曰異日必願報答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門掃凡欲求事先施功力謂之掃門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卽往參之門掃淨街路參怪而潛問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答曰願見丞相于是爲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爲舍人

地俯能修志業苦求身事謂之俯拾地芥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旣明取朱紫如俯地拾芥

爾燕新婚謂之燕爾詩曰燕爾新婚

飛子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鳳凰于飛

其自公然爲非自致其禍謂之自掇其咎周易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途趙筓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筓而筓無不徵應吳國興亡之事並在其筓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慙無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筓再三縱橫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上懸一



猪蹄何無酒肉之有故人笑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失飲食過熱謂之失飪論語曰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疏人有溫柔雅律謂之風流醞藉書廣德如此

出六雪謂之六出草木諸花皆五出唯雪花有六出

驚馳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騫

牛風人事不相于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續龔謂之齷纍天子以絛擁其耳不聽人過

方圓指教謂之圓規方矩

警不嚮好事謂之龔瞽

重敗于凡事欲成却不成謂之敗于垂成

七二髮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一歲鬢已二毛

不廉爲不善之事並曾爲之謂之靡惡不爲

媒自 自稱己善謂之自媒

厚 枉人爲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說郭卷第六十八終